

一、甘蔗樂園

火紅的夕陽掛在前方，彷彿正在囂張的看著我，為我接下來的暑假生活嘆氣。

「媽~~你跟老爸說啦！我會乖乖的、不偷懶的度過暑假的每一天。」抱著最後一絲的希望，我對著聚精會神緊握著方向盤的媽媽求情。

「不要吵！」媽媽緊盯著前方道路，這是條小小的馬路，左側是一整片「高高的雜草」，右側有條水溝，這樣的道路對媽媽來講，簡直是高難度。看到媽媽緊張的理都不理我，「唉！」我只好嘆了好大一口氣，整個人往椅背摔。

「我早跟你爸講過，你這皮樣，哪能照顧老人家？不要製造麻煩給人家，害你伯公頭痛，我們就謝天謝地了！」媽媽同情的看了我一眼。

「媽！你這樣說，爸爸一定說：『所以這小孩更需要接受魔鬼訓練。』」哀，我嘴上邊說心裡邊想，媽媽這樣做哪是幫我求情嘛？根本是落井下石，我家老爸總覺得我在家裡太好過，茶來張口飯來伸手，所以在國小的最後一個暑假要我去照顧「伯公」。

這個伯公到底是哪號人物？我從來沒看過他，只知道他是阿公的「拜把兄弟」、「換帖的」，是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。學期末阿公一通電話下達指令，老爸立刻說好。阿公向來很疼我，這次怎麼反常了？要我回鄉下受罪。

「記得你老爸規定的：每天要打通電話回家，要早起、要主動洗碗洗衣服……。」媽媽念著念著，突然車子緊急煞車，耍得我頭昏腦脹，往前一看，原來是隻黃狗在路中間悠閒悠閒的走著。

「叭——叭——」媽媽輕按了下喇叭，沒想到這隻黃狗回過頭來看看媽媽，一臉不在乎繼續把馬路當牠家。這是什麼地方啊？連狗都不懂得讓路？媽媽停下車，就在路中央看著狗屁股，搖啊搖，一步步往前走，走了十來公尺彷彿過癮了，才一溜煙往一旁的「雜草」堆鑽進去。

「怪了！這裡人怎麼讓草長那麼大？」

「什麼草？」媽媽彷彿看到外星人一樣，「那是甘蔗！」媽媽搖搖頭，接了一句：「你爸是對的，我們太少帶你回老家了，養了個『鄉下聳』連甘蔗都認不出來。」

這些甘蔗可是四湖的主要作物，大片大片的甘蔗園一望無際，而我這個「鄉下聳」卻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哼！是甘蔗不認得我啦！看著密密麻麻的甘蔗，蔗園

的深處是什麼在晃動？好像是一雙雙發光的紅眼睛，那是什麼？我心裡好奇的泡泡一個又一個冒了出來。

「停車！」我對媽媽大吼著，「媽媽，你是怎麼開車的？怎麼突然衝向甘蔗園？」媽媽嚇得立刻重踩剎車，好不容易停下車後，我忍不住推開車門，往那一雙雙的紅眼睛走去，「汪！」是一大群狗，其中一隻大狗說話了：「歡迎來到甘蔗樂園！」我怎麼聽得懂「狗話」？就在我發出疑惑時，從我嘴巴冒出的是「汪汪汪！」原來不是我聽得懂狗話，而是我變成一條狗了。

我根本來不及思考到底怎麼一回事，這群狗朋友已經推著我往前跑，「走走走！我們去玩！」

「去玩之前，要先找狗老大報到。」黑狗叫著。

「喔！喔！」其他的狗一起附和。

我跟著狗朋友在甘蔗園裡穿梭，踩著軟軟的泥土，垂下的蔗葉掃過身，癢癢的，讓我感受到從未體驗過的刺激！

「狗老大在前面！」黑狗像是巡邏隊長一樣下達第一手訊息，「停！」

這位狗老大看來怎麼那麼眼熟？不就是？就是那隻「擋路狗」，大搖大擺在路上漫遊，不管車子的那條囂張狗。

「我們多了新夥伴？歡迎你加入，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狗老大盯著我看著，那眼神威嚴中帶著豪氣，不愧是狗老大！

「我叫吳弘鈞，綽號帥鈞！」說完伸手想撥撥我的瀏海，這可是我的招牌動作，但是一碰到額頭才發現我是一條短毛狗，哪來「瀏海」，真想要有面鏡子，看看成為狗的我是什麼模樣，應該也是條帥狗吧！

狗老大一眼看穿我的心思，道：「你夠帥了，多練練肌肉會更帥！」接著又說：「你們吳家在四湖鄉有大勢力，乾隆年間你們的祖先從福建飄洋過海，到四湖沿海開墾定居，那時候的生活困苦，住的是簡陋的茅草屋，養羊為生，填飽肚子不容易，哪還能撥撥瀏海耍帥？」

被狗老大一說，我臉都紅了，還好渾身狗毛，臉紅不會被發現。

「吳家子弟吃苦耐勞，才有辦法在這個荒野之地生存，怎麼吳家後代這麼『柔弱』？」狗老大邊搖頭邊說。

什麼？說我帥鈞「柔弱」？我可是百米健將，拿下全臺北市小學運動會一百

公尺賽跑冠軍的高手，這麼瞧不起我？

「想單挑？」狗老大眉毛一挑，這樣子更激起我的鬥志，「汪！」拔腿往前衝，其他的狗群跟在後頭奔跑。原本是我一馬當先，沒想到跑不到五百公尺就被狗老大迎頭追上。我咬牙使盡全力地跑，最多就是只能跟上狗老大的腳步，而其他的狗早被我們丟在後頭，距離我們愈來愈遠。

跑了一陣子，我們還在甘蔗園裡，這片甘蔗園真大！大概跑過七、八個操場那麼遠，前方還是一根根立起的「小柱子」，沒有盡頭似的，我開始沒力了，而狗老大依舊跑得輕輕鬆鬆。「小子！你是『都市雞』，回來磨練一下只是剛好！」

「什麼？我哪是『都市雞』？」被看扁真是不舒服，可是事實上我真的上氣不接下氣，開始渾身無力，啪！整個人，不！整條狗攤在地上，往前望去，甘蔗園還是沒完沒了，沒有盡頭。

狗老大調過頭來，跑來看看我，說：「甘蔗是四湖的重要作物，沒看過這麼大片的『雜草』吧！」這狗老大真過份，看我跑得氣喘吁吁，沒有「急救」一下就算了，還落井下石奚落我！

「我們狗群以甘蔗園為家已經好幾代了，按照你們人類的說詞，是我們『獸化』了，動物原本就是『獸』，還文謔謔的說什麼『獸化』？」狗老大一臉不以為然，言下之意狗群只是回歸自然天性罷了。

就在我還在想著「獸化」和「沒獸化」有什麼不同時，狗老大靈巧一撲，手到擒來一隻田鼠已經在牠腳下，身手俐落的模樣令我脫口而出：「好厲害！」但是下一幕卻讓我愣住了，狗老大張口一咬，再抬頭已是滿口鮮紅，這獵捕的天性，也是獸的天性！

「要不要來一口？」狗老大手一提要遞田鼠大餐給我，我連退三步，趕緊搖頭。「這不過是田鼠『沙西米』，只差沒有『哇沙米』，你不是愛吃生魚片嗎？」

就在這一刻，後頭的狗群趕上了，狗老大把田鼠肉丟向黑狗，當黑狗接下田鼠肉時，狗老大像是乾坤大挪移的高手，一伸手竟然又抓到一隻田鼠，如果以狗老大為中心，五公尺半徑內的田鼠都逃脫不了牠的掌心，如此高超的功夫令我讚嘆，差點想跪下來拜師，但想到「田鼠沙西米」讓我立即踩煞車。

「帥鈞，你想太多了！就算你想拜師，我不見得會收。」狗老大看著我說。

這條狗太可怕了吧？怎麼會讀心術？

狗老大送我一個深不可測的微笑，說：「第六感敏銳，大概也是『獸化』後的特點吧！」

這群狗沒有主人，「自己就是主人」，盤據甘蔗園中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人類看見牠們還要敬上三分，千萬不要單身走在穿過甘蔗園的小道，狗群不讓路算是客氣，進入「狗地盤」就是獵物！

「汪汪汪！」這群狗全是好獵人啊！

二、布袋戲伯公

「吃飽了吧！往前走！」狗老大說道！

看著狗群剛剛狼吞虎嚥的模樣，突然我的肚子跟著咕嚕咕嚕叫，可是這「田鼠沙西米」我不敢恭維，唉！狗老大再度看穿我肚皮，看著牠隨手一劈，遞給我一支甘蔗。

「吃素狗！哈哈！」狗群裡有狗起鬨，狗老大對牠一瞪，那條狗乖乖的閉上嘴。

第一次這樣帶皮咬甘蔗吃，蔗汁真香，我嚼啊嚼，嚼啊嚼！

當我閉上眼睛享受著甘蔗美味時，突然傳來熟悉的聲音。「兒子啊！你在吃什麼好料啊？嚼這麼香？」當我重新張開眼，眼前是媽媽的大臉，「啊！」原來剛剛只是一場夢啊？

一回神，我東張西望看啊看，這才發現是到伯公家了，透著車窗望去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只有前方閃爍著暈黃燈光……。下車後，背後彷彿有人尾隨，回過頭聽見低鳴「嗯——嗯——」

「狗老大？」

只見大黃狗「汪！」一聲鑽入黑暗處。

「什麼狗老大？等會兒要有禮貌，記得喊伯公。」媽媽提著行李緊緊跟在我身旁，她雖然沒說什麼，但我知道她正在緊張。習慣城市光亮的我們不習慣面對這片寧靜的漆黑。「你爸也真是的，挑了個他開會的時間，非要我送你過來，等一下回臺北那一大段路，怎麼開……？」果然，媽媽開始緊張時會有的碎碎念。

「碰！」木門拉開，探出頭一個個頭不高，壯壯的老頭子。

媽媽推推我，意思要我叫人：「伯……伯公！」

黑暗中看不清這老頭子的神情，「哈哈！阿清的孫子喔？祿賣喔！長得挺高挺壯喔！一點也不像阿清，歹竹出好筍呢！」老頭子邊說邊走過來打量我，敲敲我的胳膊、打打我的胸膛，好像在貨物檢查。

「進來進來！外面蚊子多，你們看起來美味可口，正好是蚊子的大餐。」

「不用了啦！伯公，我開回臺北還有好長一段路，就不進去坐了！我們家小

鈞就交給你了。」話才說完，媽媽急急忙忙鑽進車廂，就這樣把我丟著！就·這·樣·把·我·丟·著！一點母愛都沒有。

「呷繃祿？」

「呷啊！」可是這老頭子好像沒有聽見我的回答，硬是帶我到廚房，原來餐桌上早已擺好了飯菜。當我捧起飯碗，準備大快朵頤時，伯公還打開冰箱東找找西找找，拿出一罐「黑黑灰灰」的玻璃罐對我咧著嘴笑，遞給我說：「就是這一味！你阿公阿清尚愛呷，一口氣可以呷七碗，你是他孫子，至少也要吃個四碗。」

「天呀，這是什麼？能吃嗎？」面對未知的食物，我脫口而出。

「憨孫子，這是我為了你來特別做的醃牡蠣，牡蠣是我們四湖養殖的！你看你看，這麼大顆……。」伯公邊說邊夾出牡蠣，還直接塞進我的嘴巴，鹹鹹腥腥的味道直嗆我的胃深處，讓我吞也不是吐也不是，「扒幾口飯，直接吃太鹹了，配飯吃、配飯吃。」伯公善意的提醒我。

一個大碗公尖尖的白飯出現在我面前，「上次你媽媽也連吃了兩碗，看她秀秀氣氣的，沒想到這麼能吃。」我這才終於知道媽媽緊張的連忙逃走的原因了，原來她怕被塞飯吃。

「伯公，我吃不下。」

「什麼吃不下？醃牡蠣不夠下飯吼？沒關係！來！」伯公從碗櫥裡拿出另一個玻璃罐，這個我知道：是醃蘿蔔片，脆脆的，不錯吃。

在伯公的「關愛」下，我終於把飯吃完了，放下碗筷後，打量了這廚房，角落有個大灶，現在還有這東西啊？——

伯公領我到房間，一張大大的通鋪木床占去房間的三分之二，剩下的空間擺了木衣櫥和一張地球書桌，其他家具呢？沒有了。倒是那大床上擺了一整排書櫃，裡頭塞了滿滿的書，書架上立著四五個布袋戲木偶。

「這是我兒子的房間，他跟你爸爸一樣到城市裡打拼，我也有個孫子和你一樣大，可是……」這個可是沒下文了，伯公的眼裡閃過一絲落寞。

「棉被我都曬過了，你先好好睡！」說完，伯公打了個哈欠，把我一個人留在房間裡。不！不是我一個人，聽到窗外唧唧唧的蟲叫，不知整片黑暗中藏了多少隻蟲。

「現在才九點耶！」我大字形的躺在床上，覺得硬梆梆的，怎麼不是彈簧床

啊？沒電腦、沒網路，還沒有彈簧床！唉！「好想家呀！」我不禁脫口而出，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慢慢跌入夢鄉之中。

「咕~咕~咕~」遠處漸漸傳來了雞鳴聲，「我再眯一下啦~~」，就在我迷迷糊糊張開眼睛時，被子被一掀，眼前突然一亮！

「公子起床啦？」

「有請——鏘鏘鏘！」

伯公在我面前，一手一隻偶，就這樣演起來了！

「一口道盡千秋事，十指弄成千萬兵。」這樣的起床鬧鐘不起來也很難，我忍不住跟著伯公的布袋戲偶「鏘鏘鏘」，這兩個布袋戲偶，一個長得白白淨淨，溫文儒雅；另一個有兩顆大門牙，動作搖搖晃晃。

「鈞仔，拿一個試試看。」

我一眼看上臉黑黑，額頭上有個彎月亮的戲偶，手伸了進去，大拇指和四隻手指開始揮弄。

「包拯出現囉！二齒你還不速速歸來？」伯公舞著文靜的偶緩緩說話。

原來這布袋戲偶叫「包拯」，不就是那個包青天。

「包拯又怎麼樣？我沒做錯事情，過我逍遙的日子！」伯公改用另一個聲音，嘻笑的說著。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揮弄著手上的「包拯」讓它走著滑稽的步伐，又彎腰又雙肩亂動。

「這個包拯今天吃不對藥了，起乩了！」二齒叫著。

哈哈！伯公帶著我邊舞布偶邊往廚房走，沒有三明治紅茶的餐桌，擺著花生、糖醋大蒜和白飯，「這些都是自己家生產的！」動作優雅的布偶介紹著，「作穢人透早就無閒，你睏到日頭曝屁股是會餓死的！好咧佳哉遇到好心人替你留早餐，還不趕快道謝。」二齒連珠砲一直說。

我也不是省油的燈，答「我包拯，昨暝看公文看到目矚欲青盲，攏掙窗矣，即馬可以起床袂耷矣！」我瞄一下牆上的鐘才七點，「啊？現在才七點？太早太早，我要回去睡回籠覺。」

「呵呵呵！不准！」伯公笑得好開心，現在仔細看看伯公，圓圓的臉頰被陽

光烤得像巧克力似的，小小的眼睛笑得都眯起來了。

「緊食！等一下陪我去學校當助教。」伯公一屁股坐下，兩隻布袋戲偶跟著在桌沿坐下。「這個文生，這個是丑角，布袋戲跟京劇一樣，分生、旦、淨、丑、雜……。」從伯公的口中，我知道了布袋戲的角色，還曉得了布袋戲裡的「師傅」也就是主演的頭手負責大部分的對白，怪不得剛剛聽伯公「變聲」說話。

伯公會變聲耶！我纏著伯公問還有什麼聲音？伯公示範了三、四個後，不說了，「伯公，您這麼厲害，怎可能只會三、四個？還有還有！」伯公眨眨眼睛說：「快遲到了！到學校再跟你說。」

伯公拉著我坐上他的寶座——鐵牛車「撲！撲！撲！」往前走，要去哪？「鹿場國小啊！」

伯公深藏不露喔！還在學校教布袋戲。「多教一個是一個，以前我們四湖鄉四處都是布袋戲班，你阿公也會舞上一手，他舞起『旦角』，就是小姊啦！婀娜多姿，撒嬌時讓人骨頭都酥了。」

「我的阿公也會舞布袋戲？」

「會啊！差一點我們兩個要組一個戲班。還好後來打消念頭，現在這些布袋戲班收的收，停的停，散得比夕陽下山還要快！」

話說著說著，遠遠一所小學出現，怎麼只有一排教室？

「鰲孫，這兒人口沒那麼多，哪需要這麼多教室？全校才三、四十個學生，校長認識每一個人，感情很好咧！」

伯公才剛下車，幾個男孩飛奔過來，叫著：「師傅！你聽聽看，我背好臺詞了，讓你驗收。」這幾個男孩手上都舉著布袋戲偶，在陽光下，偶臉發亮，這怎麼會是夕陽產業呢？

三、鹿場沒有鹿

這群孩子簇擁著伯公進入教室，有一句沒一句的念著口白，伯公說誰要先演時，反而害羞的安靜了。

這時，有個孩子指著我說：「你先！你是跟著老師來的人，應該比較厲害！」

「我？」看著大家對我的期待，我整個傻住，但最後還是忍不住拿起一個頭上有著髮髻看來文文靜靜的小旦，搖搖擺擺捏起嗓音的說話，要說什麼呢？「初到貴寶地，人生地不熟，請大家多多指教，我是帥鈞的——姊姊，就叫我『蟀姊』好了。」

看著每個人被我唬得一愣一愣，忍不住補上一句：「蟋蟀的蟀！」

「喔！原來帥鈞是蟋蟀的蟀！」這幾個人怎麼學得這麼快？我反被將了一軍，尷尬了！還好伯公出來打圓場，說：「今天有新同學，我們輕鬆一下！說故事給大家聽聽。」伯公娓娓道來——

還記得這裡是哪裡？對！鹿場國小，鹿場國小在哪兒？聰明的大家用小腳指頭想想也知道鹿場國小就在鹿場村，可是鹿場為什麼叫做鹿場呢？早在三百多年前，有一條潺潺溪流從東北往西南流，這條河就是現在的牛挑灣溪。

聽到牛挑灣溪孩子們都皺起眉頭，喊著：「臭水溝，臭死了！」而我連聽都沒聽過這條溪，好奇的繼續問：「然後呢？」

伯公繼續說：「河流哪會自己臭？它很冤枉的，它會臭都是我們人類不愛惜它。唉！因為超抽地下水，造成地層下陷，陸地比地平面低，只要下雨淹水，水根本排不出去，這條牛挑灣溪也就發揮不了排水作用，再加上長期的污染，這條溪溪水混濁，惡臭讓人受不了。」

在早期，也沒有多早，你們的爸爸媽媽小時候，溪水是乾淨的，還可以摸蛤仔，夏天泡在溪水多舒服！那時候，一早要採收西瓜，我們會先採個幾顆放在溪水裡，休息時就剖來吃，冰冰涼涼的，不比冰箱的效果差。

現在，如果把西瓜放在溪水裡？」

「我才不敢吃咧！」大個子第一個叫著。

「對啊！噁心死了！~」大家七嘴八舌說著。

伯公搖搖頭，「你看！這麼享受的事情你們都沒福氣享受，這時代進步是進

步在哪兒？」話畢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保持了沈默。

「這個牛挑灣溪和鹿場有什麼關係？」其中一個大個子學生打破冷場問。

伯公又開始說了——

我們四湖最早有很多沼澤，大大小小二十多個窟仔，其中一個最大的叫做鹿仔窟，鹿仔窟附近長了很多鹿仔愛吃的「鹿仔樹」，也就是「構樹」。既然是鹿仔愛吃的，也就吸引了鹿仔聚在這裡。

臺灣的水鹿很美的，據說葡萄牙水手看見臺灣時，脫口喊出：「福爾摩沙！」意思就是美麗島。葡萄牙水手上岸看到水鹿群，這些水鹿皮色美麗，動作優雅，讓他們驚嘆。後來鹿皮大受歡迎，平埔族洪雅社就在鹿仔窟附近跟荷蘭人交換鹿皮，所以這一帶被稱為「鹿場」。

構樹我認得，我得意的心想。上次爸爸媽媽帶我去花蓮玩，參加了一個打造構樹皮活動，構樹皮的延展性很好，我用槌頭一直敲一直敲，敲得手好痠，敲出來的構樹皮被笑不合格，而爸爸很有耐心，慢慢敲，慢慢敲，五公分寬的構樹皮被他敲出快三十公分長。沒想到這構樹還是鹿愛吃的食物，當這群水鹿聚在一起，抬頭伸長脖子慢慢嚼著葉子的模樣一定很可愛！

在我開始幻想時，伯公叫了我：「帥鈞，你怎麼沒問：『四湖』是不是有四座湖，才叫做『四湖』？」我不好意思的抓抓腮子，伯公也知道我是好奇寶寶啦！

既然伯公問了，我不回答就太對不起老人家好意：「對啊！對啊！伯公，四湖有湖嗎？為什麼叫做四湖？」

伯公這才露出「孺子可教也」的微笑！帶我們來到圖書館，請我們展開尋寶活動，找出臺灣鄉鎮地圖。伯公鐵定是要我們找四湖鄉地圖！說到地圖這件事，勾起我的「哀怨」記憶，知道爸爸要送我到四湖過暑假，我立馬上網查資料，看看這個鬼地方長什麼樣子。「谷狗」真是好東西，迅速達成任務，也讓我跌入苦惱深淵，四湖連麥當勞都沒有！麥當勞耶！我愛吃的薯條再見了。好吧！找找四湖有沒有什麼名勝古蹟、風景區的，看來看去，就是些廟啊、海港，一點也不好玩！

當然，我也順道瞄過四湖地形，沒有什麼大湖，一個都沒有，可是卻叫做四湖，真奇怪！不過那時候，我被懊惱淹沒了，也不想找「四湖為什麼叫做四湖」的答案了，反正就一個暑假，「可能」一晃眼就過了。

我只是說「可能」喔！有句話說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」，這麼算來兩個月的日子好可怕的長。想到這裡，我努力的搖搖頭，「既來之則安之」，先看看伯公葫蘆裡賣什麼藥。

「看看我們的故鄉——四湖鄉，模樣看起來像什麼？」伯公問。

「哇！這是我第一次看自己家鄉的地圖，四湖鄉像一條狗。」大個子先回答！

「對耶！狗屁股對著臺灣海峽，放屁比較方便，哈哈！」我忍不住大笑了。

「噗！噗！噗！」大家開始瞎鬧裝著放屁聲。

這四湖的地名到底怎麼來的？伯公等大家鬧夠了，說著：「你們看這像狗的地圖，是後來規劃出來的可愛成果，早期可不是這樣的！」

雖然我比較喜歡「狗」模樣的四湖，而且它的樣子像是對著陸地汪汪叫，這樣的造型還蠻有趣的，至於四湖的地名怎麼來呢？有幾個不一樣的傳說——靠海的四湖，早在明朝崇禎年間，就有閩南人在此開墾，那時候這一帶有兩大湖、兩小湖，所以閩南人在這裡興建村落後，就把這一帶取名叫「四湖」。當時周圍全都是天然的湖泊，這一帶的地名很多都跟「湖」有關，像是四湖村、湖西村、內湖村、施湖村、口湖鄉等等，可以看出過去這一帶有著大大小小的湖泊。

然而「兩大湖、兩小湖」只是傳說之一，無法確認，因為在靠海這一帶，到底是湖還是溼地，已經無從查證了。「四湖」如果用閩南語念，音和「瀉湖」很像，瀉湖是什麼呢？海灣因為出海口泥沙沉積，使出海口形成沙洲，漸漸的將海灣和海洋分隔，封閉成為湖泊，這些因淤積而成的土壤鹹分較重，土質較貧瘠，先民來此開墾真的是花費了更多的辛勞。

知道自己的祖先歷經艱辛萬苦，才能在這裡打拼出家園，心裡好佩服，想到自己身上流有開疆闢土、吃苦耐勞的血液，回到家鄉度假變得好好有意義，我愈來愈期待接下來的日子，可以多多認識我的家鄉——四湖鄉。

四、萬善同歸

時間小河向前流，嘩啦啦唱著歌，輕快向前行！

時間小鳥向前飛，撲撲撲拍著翅膀，快樂向前飛翔！

很快的，來到四湖度過了一個星期，每天一大早被陽光吵醒，把鳥叫當鬧鐘的生活，我適應的還真不錯，不能抓寶可夢，改拿布袋戲偶的日子也蠻有趣的，更重要的是我已經在這裡交到好幾個好朋友，像是熱心的大個子、戴副眼鏡的阿燦、個子小卻點子多的小杰，我們四個人除了跟伯公學布袋戲外，常常一起行動，到處玩耍，我就像脫韁野馬跟著鑽蔗田，騎著腳踏車逛西瓜田，溜去溪旁玩水……鄉下生活挺不錯的，如果我在臺北大概只能和一堆數學題搏鬥、和成語拚腦力，這麼說來真的感謝老爸明智的安排。

這一天傍晚，我們騎著腳踏車到參天宮，坐在廟庭前吹涼風。

「帥鈞，我們明天要去口湖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」小杰問我。

「我也會去！」大個子和阿燦一起說。

他們三個七嘴八舌說著明天是口湖的大事，要去「牽水輾」，「牽水輾」是什麼？他們又說不清楚，反正就是很熱鬧的大活動！

既然是「大活動」，又很熱鬧，我當然要參一腳，不過要先問過伯公，雖然目前的我是飛出牢籠的小鳥，再怎麼說都是伯公在照顧我，這種要「出遠門」的事情總要先徵求伯公同意。

「布袋戲伯公一定會答應的。」小杰很肯定，「明天是很大很大的『廟會』，布袋戲伯公每年都會去。」

很大很大的「廟會」？那一定有賣吃的、賣喝的，太棒了！趁機可以去填填五臟廟，好想念炸雞排喔！伯公煮的白斬雞、白切肉、燙地瓜葉雖然好吃，可是好久沒有吃垃圾食物，嘴巴總感到「淡淡」的。這個廟會，我去定了！可是腦袋瓜一閃，想到一件超級重要的事情，「我苦呀~~~！」媽媽把我的零用錢「寄放」在伯公那裡，用錢得先通過伯公那關，那我能不能吃炸雞排得看伯公同不同意了。

伯公彷彿跟我心靈相通似的，這天晚餐除了菜脯蛋跟地瓜葉外，還有難得一見的炸雞塊，伯公說：「這種炸雞塊一點也不營養，但是你們這些小孩就是愛吃，偶爾讓你打牙祭吧！」可是蕃茄醬呢？伯公準備的竟然是蒜末蔭醬油，這算是「伯公式」料理吧！

「伯公！」我夾了一塊炸雞塊說：「好香喔！伯公您最好了！這麼好的伯公打燈籠也找不到。」

「帥鈞，有話直說，不用來這套灌迷湯！」

「明天，我想跟小杰他們一起去口湖逛廟會。」伯公真厲害！那我就不客氣的開門見山了。

「不行！不能去逛廟會。」沒想到伯公一口拒絕，小杰明明說伯公每年都會參加的。

「可是，小杰說那是很盛大的活動，很熱鬧、很有趣！我們一起去啦！」

「我帶你去看『牽水輶』『祭典』，哪是什麼廟會？小孩子亂講話！每年農曆六月初七、初八都會舉辦這個法會，目的是為了超渡亡魂，所以在外地的遊子在這兩天也會回來參加祭典。」

「對喔！我有點印象，每次暑假開始不久，爸爸就會帶阿公回老家一趟，原來就是為了這件事。」

伯公點點頭，繼續說：「對，就是明天，你爸爸跟阿公都會回來！」

「真的喔！昨天晚上跟爸爸說電話時，爸爸怎麼沒告訴我？」我好驚訝！太好了！說到爸爸和阿公，這麼久沒見了，還真的會想念他們。

「你爸爸說要『突擊檢查』，糟糕！我說溜嘴了。」嘴巴說是說溜嘴，嘴角卻一直在偷笑，伯公分明是故意透露的，伯公真是好人。「突擊檢查」？有什麼好突擊檢查，我在這裡表現良好，早睡早起，老爸真的是太小看我了！我心裡浮起一絲得意。可是……，不太對勁，少了什麼？

「啊！」爸爸規定我每天要寫一篇日記，我寫幾篇了？「感謝伯公的情報！我速速去準備。」我急忙溜回房間趕「日」記去！

唉！人真的是不能太驕傲！驕兵必敗啊！本來想我的表現良好，老爸一定感動得痛哭流涕，發現他有個「新兒子」了，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……重要的這一天竟然被老爸抓到賴床！

「日上三竿，太陽曬屁股了，你還在睡？還跟我說你表現良好？天天早起不用伯公叫人？」看到老爸，真的是「相見不如懷念」，他一來就對我「洗耳朵」，洗得乾乾淨淨，這一切都是寫日記害的，早知道昨晚就不要趕夜車拼日記，老爸不見得會檢查日記，可是我賴床的事實卻直接擺在眼前，百口莫辯啊！

「帥鈞真的很乖巧啦！他每天都早起不用我擔心，今天大概是太興奮，昨天晚上沒睡好才晚起，我掛保證的！」伯公開口了，爸爸也不好再多念，只是眼睛瞪著我，意思就是：「你皮在癢，小心我修理你。」

看來我今天還是離爸爸遠一點，跟在阿公和伯公身旁比較安全！

我們到金湖萬善爺祠，正好有一行人挑著扁擔往廟的方向走。擔子裡裝了一些餅乾、罐頭、糖果，這些人好奇怪，怎麼不開車、不騎機車？天氣這麼熱，他們是在表演嗎？到了萬善爺祠，又看到好多好多「花花綠綠」紙糊的筒子，這些是什麼呢？我滿肚子疑惑，準備要發問時，阿公拿了幾張粉紅色的紙，紙上印著「萬善同歸」，阿公連著幾張寫了我不認識的人名，但是和我一樣姓吳；又有幾張一一寫上我們一家人的名字。伯公也一樣寫了好幾張，可是伯公寫的時候皺著眉頭，嘆了口氣，阿公看見了，跟伯公說：「祖先會保佑，不要想那麼多了。」

這些粉紅色紙一張張的貼在紙筒子上，我們搬著紙筒子到廟外，哇！比剛剛更多了！一個挨一個，以「弓」字形繞著，組成一個迷宮，而且遠遠的排到馬路旁，數量驚人……

接著，我們去海邊放水燈。水燈是一間間顏色鮮豔的紙糊房子蓋在小竹筏上，一間又一間，在地上排得整齊，數量不少看來壯觀，伴隨著鑼鼓喧嘩和鞭炮聲，好像在辦喜事喔！有趣的是放完水燈，有些人邊往回走邊插香，阿公告訴我：「這些香是為了指引祖先們回家的路。」「像是現在的路燈嗎？」阿公聽了我的比喻，忍不住笑了。

希望這些香能順利燃燒，不要被風吹熄，不然祖先找不到路回家就慘了！可是這些祖先的記性也太差了，每年都會走的路，還會忘記？

「阿鈞，你在碎碎念什麼？」老爸又在瞪我了。「我們對祖先貼心一點不是很好嗎？」「對喔！媽媽走了幾百遍的路也會迷路，祖先跟媽媽一樣是路癡。」「你再繼續胡說八道試試看！」看來我還是閉嘴的好！看到老爸生氣的樣子，我不禁吐了下舌頭。

回伯公家的路上，爸爸說明天還要再來，原來這個祭典連著好幾天，而且它已經是國家重要文化資產，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祭典呢？

後來我私下跑去問阿公，才知道祭典的產生是源自一場災難，真是讓人悲痛萬分！

在一百七十多年前，清朝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農曆六月初六有個超級強

颶來襲。那天原本風和日麗，吃完飯就如同平常的日子，下棋的下棋、聊天的聊天，享受著一天農忙後的休閒。

可是，夜裡突然嘩啦啦下起大雨，整晚都沒停過，初七那天更是狂風大作，暴風雨愈下愈大，磅礴的雨勢像是大鵝卵石啪啪啪打向大地。大雨加上海水倒灌，讓虎尾溪到北港溪，口湖鄉與四湖鄉沿海一帶成了汪洋，大片大片的田園、房宅，全部消失不見了，無助的人民呼天，天不靈；喊地，地也不靈。原本安樂的家園變成人間煉獄，這場雨一直下到六月十二日才稍減。海水終於退潮了，卻留下遍地橫屍。

阿公說，他小時候聽他的阿祖說到這件事，老人家還邊說邊哭，好多小孩變成孤兒，更多是全家滅頂，死了七千多人，棺材草蓆全被買光了，還有很多屍體沒辦法被好好安葬。單靠地方人民的力量，根本無辦法收埋這麼多屍體，只能靠著官兵的力量來處理，但是死亡人數實在太多了，為了不要曝屍荒野，只好集體挖坑分成四處安葬，稱為萬人塚。

田園都沒了，飢荒跟著來，道光皇帝知道這件慘劇後特地開放義倉穀米還撥下銀兩賑災，並且將收埋罹難人民的萬人塚敕封為「萬善同歸」。唉！不幸的是災後飢荒，屍體腐敗傳出惡氣，再加上積水造成衛生條件不良，緊接著發生瘟疫，疫情一發不可收拾，又死了三千人。

人民的悲情無處發洩，開始有謠言傳出，為什麼會這麼慘烈？都是因為皇帝的「金口」，君無戲言，取了個「『萬』善同歸」才會又有三千人死亡，跟之前的七千人湊成萬人。

為了祭祀在大水中罹難的人民，於是舉辦了「牽水輓」，在臺灣民俗中溺死的人必須透過牽水輓超渡亡魂，讓溺死的人脫離苦海獲得解脫。水輓就是我們看到的「紙筒子」，它是一種法器，大概高四尺分成三層，最上方插上三角旗，寫著亡者姓名，由上到下分別貼上七爺八爺、山神土地、觀音佛祖等紙糊神像，每一層糊有雲梯，象徵著亡魂由凶惡到和善，從苦樂到極樂大解脫。

最早水輓上寫的都是死去親人姓名，現在民俗改變了，改寫我們自己的姓名，為了能夠保平安。這時我才瞭解阿公寫下的那些陌生人名全都是我的祖先，這些祖先經過這麼多年超渡，應該到天堂去享樂了吧！所以祭祀典禮中悲苦的氣氛慢慢轉淡，轉為對人世的祝福，祈求平安。

阿公還告訴我，在這個可怕的水災裡，人人自顧不暇，逃命都來不及了，卻還有個「戰水英雄」，不顧自身安危奮勇搶救八個孩子的故事。傳說這位戰水英

雄姓陳，他在初七夜裡巡視池塘，回到家發現屋子已經被沖毀，他的母親也溺斃了，看到這一切他難過的痛哭。

這時，他聽見隔壁有孩子的哭聲，他涉水往聲音來源，看見八個稚齡孩童站在木櫃上，情況危急下，趕緊背著、抱著這些孩子。水勢洶洶，如果是他一個人原本可以逃過死劫，但是背負著八個孩子讓他行動不便，水波來襲，陳姓大漢不幸和這些孩子一起溺斃，當他們被發現時，大漢仍護著孩子們。後人為了感念這動人事跡，做了一尊大漢身上攀爬了八個稚齡孩童的「九頭十八手」塑像，紀念在這場大水中令人敬佩的捨己靈魂。

阿公說完故事，夜已深，蟲鳴唧唧陪伴我，想著我踩的這片土地，曾有這麼多的故事，我忍不住低頭看看腳下，這是我的家鄉，謝謝在水災中存活的祖先們，能在痛苦裡繼續奮鬥，我們才能享受今天的美好啊！

五、關聖帝君流浪記

四湖真的是小鄉鎮，熱鬧的地方就短短的一段，一下子就逛完了！小餐館、飲料店、服飾店、郵局等都集中在參天宮附近。這參天宮蓋得好宏偉，還有一大棟香客大樓。

我們四劍客——大個子、小杰、阿燦和我騎著腳踏車到參天宮附近的便利商店買冰棒吃，吃完冰棒小杰提議到參天宮走走。

參天宮前面的牌樓蓋得好高大！這真是一座大廟。

「你知道這座廟拜的是什麼嗎？」小杰問我。

對喔！在這間大廟進進出出，借上了好幾次廁所，不知道拜什麼神，還真失禮，拜什麼呢？

「玉皇大帝？」這麼大的廟拜的神應該很大，但是小杰搖搖頭。

「給你一個提示！」小杰指指大廳側邊，有匹紅色馬，前頭有人牽著馬。

「騎馬的？……那不就是關公？」

小杰點點頭。

阿燦跟著說：「我好羨慕桃園三結義，劉備、關羽和張飛，三個人結拜兄弟！感情好好。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，沒有兄弟姊妹，有時候蠻寂寞的。」

小杰聽了，道：「那我們四個來結拜好了，他們是桃園三結義，我們是鹿場四結義，這主意好不好？」

小杰這番話正中下懷，我也是獨子，在這段時間裡和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玩，讓我好開心！「好啊！」我趕緊附和，小杰、阿燦和我三個人都說好，一起把目光投向大個兒，這大個兒家裡兄弟姊妹不少，竟然有五個，在現在真是少見。

「沒問題！」大個兒很爽快的回答，並說：「帥鈞，認識你真好！雖然我們才相處不到一個月，卻覺得好麻吉！」

我們四個也不知道該怎麼結拜，想起布袋戲裡有段話說：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」說完後四個人都伸出右手相疊，大個兒最大是大哥（他可樂了！因為他在家裡是老么！）小個子小杰比我大五天，還是要乖乖叫他二哥，他好開心喔！一直叫：「大五天也是大！嘿嘿！」我是老三，而阿燦最小是四弟。

阿燦也覺得開心，說：「以後有三個哥哥罩我了。」說完後正經八百的雙手作揖鞠躬道：「請多多照顧。」逗得我們都笑了。

阿燦告訴我們，他的阿公很喜歡講關公的故事，從小阿燦阿公就帶他到參天宮拜拜，告訴他：「我們的關聖帝君很靈驗的！祂保佑我們的家鄉，保佑鄉民平平安安。」在神尊前面站著兩個人，黑臉的是周倉，斯文白臉的是關平，他們兩個人是關公手下的兩員大將。至於那匹紅色馬是赤兔馬，是關公的坐騎。

臺灣，對於唐山人是一塊夢土，讓一批又一批唐山人甘願冒著橫渡黑水溝（臺灣海峽）的危險，就是希望能到寶島打創新家園。在三百多年前，清朝乾隆年間，唐山人奄師的祖先聽說臺灣的土地肥沃，不管種什麼都能長得又大又漂亮，收成又好！奄師的祖先聽了好嚮往，決定離鄉背井到臺灣。

離開家鄉前，心中多多少少都會忐忑不安，家鄉的老輩說：「請我們的神尊——關聖帝君陪你們去吧！神尊會保佑你們的。」於是奄師的祖先特地恭請神尊來臺，神尊也庇護著這家人平安的渡過黑水溝，安頓在南臺灣。

奄師的祖先恭請的這尊神像尊較小，高只有七吋二，威風凜凜的坐在龍椅上。奄師的祖先早晚奉祀關聖帝君，辛辛苦苦的開墾新家園，好不容易豐收了，過了一陣平安的日子。沒想到抗清事件一件又一件興起，為了家人安全，只好忍痛離開南部，帶著神尊四處遷移，過著流浪的生活。

這樣的日子過了一百多年，大概在光緒元年（西元 1875 年）神尊隨著奄師來到四湖。奄師到四湖後，認識了吳石，兩個人一見如故，無話不說，無事不談，就像是親兄弟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奄師決定落腳四湖，一家人從此定居。

為了養家餬口，奄師在四湖開創新事業，萬事起頭難，奄師一個人「校長兼撞鐘」什麼都做，忙到沒有空閒建廟奉祀關聖帝君，只能將神尊借放在吳石家中，早晚上香。

那時候鴉片正流行，從唐山流行到臺灣，鴉片的惡勢力一步一步傳播，竟然也傳到純樸的四湖，不少人趕流行抽鴉片煙，原本只是好奇試抽一兩口，沒想到一抽就上癮。

中鴉片毒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整個人變得病恹恹什麼事情都做不了，一天到晚只想躺著抽鴉片。鴉片煙瀰漫讓不少人傾家蕩產，好慘啊！鄉民想戒煙，可是戒沒幾天又受不了。

吳石看到心生不忍，請關聖帝君幫助這些人戒毒，關聖帝君真的很靈驗，讓

這些求救的人戒煙成功了！戒鴉片煙成功的事蹟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讓更多人跟神尊求救，也讓更多人成為神尊的信徒。

在清宣統元年（西元 1909 年）瘟疫無聲無息的來到四湖，瘟疫所到之處，鄉民所飼養的雞、鴨、豬等等都生病死掉，可怕的瘟疫讓鄉民人心惶惶、束手無策。於是有人提議請關聖帝君出巡繞境，請出神尊後，神尊所經過的地方，生病的家畜一一痊癒了，鄉民愈來愈感激關聖帝君的庇佑，從此膜拜的人愈來愈多，不管什麼疑難雜症都跟關聖帝君祈求。生病的痊癒了、做生意的興隆了、種田的豐收了……，神尊威聲名遠播，於是鄉民提議設置王爺館奉祀神尊，吳石也樂見其成，答應了。

這樣又過了好多年，關聖帝君的信眾愈來愈多。在民國十三年（西元 1924 年）信眾們認為神尊讓大家豐衣足食，應該蓋一座關聖帝君廟，蓋廟的提議一呼百諾，吳石先生立即捐獻土地響應。這真的是莊裡的大事，鄉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奔走募款興建廟宇，廟就這樣蓋好了，並命名為「四湖參天宮」。這個「四湖參天宮」不只四湖人供奉參拜，就連外縣市都有人遠道而來，香客絡繹不絕，香火鼎盛。

臺灣這塊土地真的是多災多難，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推行皇民化運動，用整理寺廟當作理由，卻做了讓人生氣的事情——拆除廟宇、收集一切祭祀物品，所以放在廟裡的文物，像是名人字畫、歷代古董全部被搜刮走了！不只如此，更讓人氣憤的是日本政府用「昇天祭」當藉口，把莊裡大大小小廟宇的神尊都集中在四湖國小，一把火燒掉！

但是就在大火熊熊燃燒時，突然有一尊神像發出燦爛的金色光芒，光芒四射閃耀得讓人張不開眼睛，發出光芒的就是關聖帝君！負責放火燒神像的日本人看到了，嚇得不敢再燒，趕快把火撲滅，也不敢再動什麼主意了，於是將神尊私下遷移到北部奉祀。

臺灣光復後，恢復信仰自由，鄉民們一心想把關聖帝君迎回來供奉，可是那時候神尊還在日本人手中，鄉民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禁嘆氣！無奈想著：「神尊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到四湖鄉？」後來，日本人要被遣返，緊急通知鄉民護送神尊返回家鄉，鄉民知道這個好消息都十分雀躍，迎回關聖帝君時，沿途鞭炮聲不斷，大家恭恭敬敬的夾道歡慶。

歷經風波，關聖帝君終於回家了！重新回到四湖鄉護守這片土地！關聖帝君照顧四湖人，四湖人也念念不忘帝君，應該也算一種義氣吧！

六、奇幻動物園

在四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，那兒，曾經是許多孩子吵著要去玩耍的天堂；那兒，曾經是假日休閒的第一選擇；那兒，可以玩水、可以散步，還可以游泳。可是現在那兒不一樣了，沒有隨著孩子長大而更熱鬧，反而沈默了，成了被遺忘的天堂。

大個子告訴我，靠近海邊有奇幻動物園，「奇幻動物園」？大個子接著說他爸爸小時候最喜歡到這個「動物園」玩了。動物園有什麼好「奇幻」的？臺北木柵動物園去到都不想去了，這個動物園才吸引不了我咧！

可是，東逛西逛，四湖實在沒有什麼好逛的，再到去過的地方就顯得無趣了，還有什麼新鮮的地方呢？這天下午我吵著大個子帶我去「奇幻動物園」，於是我們四劍客一起出發了。

我們騎著腳踏車，愈騎愈遠，風愈來愈大，原來這座奇幻動物園在海邊。到了門口，入口標示著：「三條崙海水浴場親水公園」，看去除了我們四個人、一大片樹林、一些破破爛爛的設備外，只有一座鄭成功雕像冷冷清清陪著我們。「哪來的動物啊？」我東張西望，一臉的失望。

「你看！」阿燦指著樹林中站立的「動物們」——原來這些動物是水泥雕像！「什麼！我騎了大老遠的車，流了滿身大汗就是來看這些動也不會動，醜不拉雜的『動物』？」我忍不住大叫，真的讓我太失望了。

「帥鈞，是你自己吵著來的，『愛哭又愛對路』，不要吵了，我們到裡面去看看。」大個子說話了。

「這裡有廢棄遊樂器耶！」我們亂逛著，看到一些遊樂器材，正要鑽進去玩時，突然有人走了出來，看著我們說：「你們四個小朋友在這裡做什麼？」這個人看來像是工作人員，「這些遊樂器壞掉了，不可以玩，也不要亂跑進去，太危險了。咦？誰帶你們來的？大人咧？你們的爸爸媽媽呢？」

「他們在外面啦！」小杰看了我，又看看大個子和阿燦，我們很有默契的往回頭走。走出去後，反而興起我的好奇心，「我們進去冒險啦！」

可是要怎麼躲過工作人員的眼目？先溜進去再說，反正被抓到再說。於是我們轉頭，快速往步道走去，快跑！就在我們要鑽進「遊樂場」時，突然一隻大黃狗擋在前方，這隻狗盯著我看！牠有點面熟，牠看我的眼神……

「狗老大！」我叫著！

「汪汪！」狗老大說：「帥鈞，來！我帶你們去玩耍！汪汪！」當狗老大叫完，在牠身旁「多了」四隻狗，我已經有「變成狗」的經驗了，所謂一回生二回熟，這一次我搖搖尾巴表示：「我來了！」

大個子、小杰和阿燦一時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，驚訝的看著彼此，然後一同轉頭面向我，「汪汪汪！你們別怕！這位是狗老大，我到四湖的第一天也曾變成狗，不用緊張，會再變回來的！」

「汪汪！你確定可以？」說這話的竟然是狗老大！害我也呆住了。

狗老大看我一副傻樣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放心，你們變成狗只是暫時的！我的狗王國也不需要四隻肉腳狗，肉腳狗只是增加我的麻煩而已！」原來狗老大特別在這兒等我們，要帶我們去冒險，變成狗鑽進「奇幻動物園」就不怕被攔阻了。

「太棒了！」小杰懂了之後開心的一馬當先，不，是一「狗」當先往前衝。

這個遊樂場已經荒廢許久，乾涸的玩水池，溜滑梯、單槓、攀爬的繩索全淹沒在荒草中，我想像著在二、三十年前這裡的熱鬧，突然眼前不一樣了！雜草不見了，一座座遊樂器「完完整整」呈現在面前，不再是敗壞的模樣，而且木頭還是光滑的呢！戲水池也注滿水，嘩啦啦的流水聲隨著滑水溜滑梯傳來。

哇！我們衝向戲水池，撲通跳進去玩水，炎熱的夏天玩水最舒服了，泡在水裡真是享受。就在我們享受著清涼時，一陣陣奔跑聲傳來，「撲通！」「撲通！」「撲通！」怎麼突然多了這麼多動物？長頸鹿、猴子、大象、斑馬全來了！大象還用牠長長的鼻子對我們噴水，「嘩！」好過癮啊！

原來，水泥雕像動物們全「活」過來了，跟著我們一起玩！溜滑水道的、漂浮的、把頭埋進水裡的，各有花招！「咚！」一顆球傳來，長頸鹿不知道從哪裡弄來這顆球，反正我們開始玩起水上傳球，傳著、傳著，突然「吼！」一聲，像雷聲般的吼叫傳來，長頸鹿機靈的往外跑，邊跑邊叫：「獅子來了！快逃！」

大象先往獅子噴水柱後，用鼻子捲住我，奮力一丟，把我丟往遠處，丟完我又丟小杰和阿燦，「你們快跑，我殿後！」最後大象捲住大個子，一樣往前丟，大個子落地滾了四、五圈，來不及叫痛，拔腿跟著長頸鹿跑。

當我回頭看時，發現除了獅子還有黑熊一起攻擊大象，而狗老大死命咬住

黑熊後背，黑熊左右甩著手臂，狗老大跟著左右摔。我看到了，撲向黑熊，黑熊的手掌拍向我，我趕緊跳開。狗老大看機不可失，爪子抓向黑熊眼睛，黑熊痛得雙手摀住眼睛；這時狗老大又衝去大象旁，一起對付獅子。

獅子的身手靈活，好幾次狗老大都撲空，反而被獅爪劃過留下血跡！「快走！快走！」大象知道憑牠和狗老大擋不住獅子，轉身向前衝！長頸鹿帶著我們衝進一座三合院，猴子拼命拍著門，門一開，我們全衝進去，依舊是大象殿後，大象一進門，把門關上，抵住門板。

在我們面前出現一位看來慈祥，雙眼炯炯有神的長者，他看來有點面熟，可是我一時間想不起他是誰。他往前走，輕輕拍拍大象，大象乖乖的往側邊讓出大門，這人竟然打開門，我嚇得張大嘴巴卻說不出話，外面是可怕的獅子耶！這名長者踩著穩健的腳步，一跨出大門，獅子竟然也安靜的伏首於地。

這是哪號人物啊？大個子悄悄的在我耳邊說：「難道他是國姓爺鄭成功？」大個子繼續說：「這裡是『鄭成功文物陳列館』。」

「呵呵！小朋友，你認得我？很好很好！」國姓爺鄭成功聽見我們的對話了，讚許了大個子。「你們全進來吧！」在國姓爺面前，獅子也乖乖坐下，這時雙眼流著血的黑熊搖搖晃晃跑來，原本是憤怒的大叫，但是國姓爺拍了拍牠，牠竟然也溫馴的坐下，接著國姓爺用雙手揉揉黑熊的眼睛，黑熊的眼睛再度張開。

「這裡好久沒這麼熱鬧啦！現在只有每年正月十六祭祀時，才比較多人來，平常安靜得無聊，你們今天來陪陪我解解悶，很好很好！」

「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鄭成功怎麼會出現在四湖呢？

「你是帥鈞？」鄭成功笑笑的看著我，眼神好和藹，一點也沒有將軍的架子。原來有一群鄭成功的子孫遷移到我們雲林定居，他們搬來時也帶來一尊「老祖公」也就是鄭成功的神像供奉。由於這尊神像裡面藏有一個秘密，讓神像特別「靈驗」，所以人們對神像更為尊崇。

這個秘密就是鄭成功的一節手指骨頭！

鄭成功過世後，孫子鄭克塽將鄭成功的骨骸帶回大陸南安埋葬，但是遺漏了一節手指頭，這節手指頭被其他鄭氏子孫撿到後，小心翼翼的收藏，後來就安放在神像裡，讓這尊神像格外尊貴。隨著時間，鄭氏子孫枝繁葉茂，分出五房，也就是五個兄弟各自成家，各在不同的地方居住，然而他們對老祖公都非

常的尊敬，也都想供奉老祖公。可是神像只有一尊，總不能拆開來給五房吧！於是這五房決定輪流供奉老祖公。

五房輪祀在交通不便的古時候，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協助搬移神像，輪到的子孫沒辦法完全自行負擔，於是跟地方上的人求救，漸漸的輪流敬拜「老祖公」不再單純只有鄭氏子孫，成了地方的事務，最後演變成「五股開臺尊王過爐」的大活動。所有的國姓公的文物在「過股」時要移交，年代久遠後，文物漸漸受損，後來經過「五股開臺尊王委員會」決定蓋這座「鄭成功文物陳列館」專門擺放國姓公的古文物，讓人參觀。

鄭成功說完這段源由後，抱歉的說：「我也沒想到會弄得這麼盛大！原本是我們鄭家拜祖先的事，後來變成大家拜，真是不好意思！」

這位讓紅毛番離開臺灣的大功臣當然值得大家的祭祀，但國姓爺卻謙遜的直說：「勞師動眾！勞師動眾！」又說「你們好好相處吧！我趕走荷蘭人、西班牙人，可不是要讓你們吵架、打鬧的。我們要一起為這塊土地努力，不管是什麼人都要能和平相處，知道嗎？」說這話時，國姓爺威嚴中帶著苦口婆心，獅子、黑熊聽了連忙點頭稱是，並異口同聲說：「喂！你們人類不要分什麼藍色、綠色、橘色了，不要管顏色，一起為臺灣這片土地打拼吧！」

我們四劍客聽了也好希望我們臺灣可以更好，一起站了起來對國姓爺鞠躬道：「我們會努力的！」就在我們抬起頭時，四周的動物都不見了，我們變回了「人」，而我們的面前就是國姓爺——的塑像，威嚴中帶著和藹，靜靜的在那裡守護這片土地。

七、這是一塊福地！

四湖，熱鬧的地方不多，我們四劍客常會跑到便利超商買冰棒一邊聊天一邊吃。這個星期日，我們依舊去買冰棒吃，熱熱的夏天能含著冰冰的冰棒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我們看著街上的老房子，不少樓房都有些年紀了，我們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潮。

「喂！大個子，你姊姊耶！」小杰拍拍大個子。

沒想到大個子卻裝成沒聽到似的，頭轉向另一頭。

但是大個子的姊姊看見我們了，直對我們招手，喊著：「來！快過來！」除了大個子，我們三人都過去了，大個子的姊姊笑瞇瞇的說：「你們是我小弟的『弟弟們』，對不對？走，帶你們去教會。」說著就往街上的四湖靈糧堂走去。大個子看見我們跟著大姊走，在後頭慢吞吞的跟來。

這四湖靈糧堂在一棟雙戶的老樓房，玻璃窗上還貼著：「食物銀行。」

「教會幫助了我，我帶你們一起去唱詩歌。」大姊熱情的招呼我們。一走入教會，正好準備做禮拜，大姊跑到臺上帶大家唱歌，大姊的歌聲真好聽，我忍不住跟著哼唱。

唱完歌，發現大個子沒有跟進來，我跑出去找他。「怎麼不進來？」

大個子悶不吭聲，轉頭走了「喂！——」

「你不用叫他了，你們能進教會，我就很高興了。」大姊的聲音從我背後傳來。

大個子的媽媽是外配，家族對這個外配媽媽並不尊重，讓大個子媽媽長期悶悶不樂，甚至於罹患憂鬱症，幾年前還鬧過帶他們幾個小孩喝農藥自殺的事情。對於這件事情，爸爸耿耿於懷，頗不能諒解。大姊那時還小，差點被媽媽拐騙喝下農藥，還好冥冥中上帝保佑，平常不太有人拜訪的家，那天竟然有人來，發現桌上的農藥，急急忙忙搶救，才沒釀出遺憾。

但是也因為那件事情，大姊心中非常難過，變得落落寡歡，沈默不語。一直到上國中，同學邀大姊到教會，教會的氣氛改變了大姊，害羞的大姊特別喜歡唱詩歌，牧師發現了，邀請大姊上臺帶領大家一起唱，大姊扭扭捏捏的上臺，卻在開口歡唱後，變大方了。

牧師對大姊說：「上帝很愛你喔！」

大姊不知道上帝在哪，不過教會裡很舒服，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到教會。

這座靈糧堂教會成立時間並不長，在 2011 年時才有位陳牧師，在感動中帶著妻子來四湖展開傳教生活。剛開始只有小貓兩三隻來聚會，沒想到在四湖這個看似乾涸的沙漠，後來卻湧出甘甜的泉水！教會的「家」是林繼成醫生將他過去開診所的地點整理好，免費提供給教會使用，在祝福中，靈恩堂教會在四湖街上生根了。

大個子的姊姊喜歡到教會跟著牧師和其他教友忙進忙出，星期日中午幫忙煮午餐，招待來主日的人吃。「等一下，留下來吃飯！」大姊笑得像隻美麗的蝴蝶，接著又穿梭到教友中，這邊叫爺爺，那邊叫奶奶的陪著老人家們聊天。

臺灣人很有愛心，很願意捐錢捐物資幫助弱勢人們，但是物資與金錢大都到一般人認為匱乏的山區，反而忽略了偏遠鄉鎮的需要，四湖正好面臨這種情況。四湖位在雲林縣的偏遠地區，缺少工作機會，年輕人都到城市打拼，留下老年人守著家園。這些老人家大部分是務農為生，依靠老人年金過活，往往經濟拮据。

這些情況，陳牧師都看在眼裡，所以推行「食物銀行」，讓老人家們和有需要的人在星期日的中午吃得飽飽的，還可以帶包白米回家，讓他們這個星期有飯吃。

「今天多了這麼多個小朋友啊？」爺爺奶奶們笑瞇瞇看著我們，問東問西，就像是跟自己的孫子閒話家常，聊著聊著，聽見大姊喊：「來幫忙吧！」大姊揮著手要我們到廚房端出香噴噴的菜餚，這些菜餚不是山珍海味，不是大魚大肉，都是些簡簡單單的家常菜。「青菜都超級新鮮的！早上『現慢』的！」種菜的老人家有收成時會帶著蔬果來奉獻，還會比賽誰種的菜比較厲害！這兒就像個溫馨的大家庭，洋溢著溫暖的陽光。

「這地方不錯耶！」我拉著小杰偷偷問，「大個兒怎不留下來？」

「砰！」大姊敲著我的頭，說：「這麼愛八卦！」原來大個兒家是拿香拜拜的，爸爸對於大姊到教會很不諒解，大個兒怕爸爸生氣不敢進來，大姊倒是很坦然，說：「上帝愛每一個人，自有祂的時刻表的！我相信我的改變，會轉變爸爸的想法，因為我的媽媽也改變啦！」

這又是另一段故事，原本媽媽也反對大姊到教會，可是媽媽發現大姊變開朗了，就不再強烈反對，只要求大姊把分內的事情做好，就可以參加教會活動。在大姊多次邀請下，媽媽來到教會，她看著女兒在臺上帶著大家唱詩歌，

自信而快樂的模樣，讓媽媽差點不相信站在臺上的就是她的寶貝女兒，轉而支持大姊繼續到教會。

媽媽的支持讓大姊好開心，可是卻在這個時候媽媽的身體出狀況了，發現肚子裡有腫瘤必須開刀。全家人都好緊張，姊姊更是著急，帶著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媽媽禱告，就在媽媽準備開刀的前幾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夢見有一團溫暖的光拍打她的肚子，讓她的肚子消腫了。教會裡的弟兄姊妹聽到這個夢，說：「上帝親自來醫治媽媽！」爸爸卻嗤之以鼻說：「是關聖帝君發威啦！」

總之，媽媽順利的開完刀，病好了。

「哇！你家太神奇了，得到這麼神明祝福耶！有上帝，有關聖帝君。」小杰聽完忍不住這麼說。

「對啊！不管是上帝還是關聖帝君，都保佑了伯母啊！」我也這麼覺得，祝福很多不是很好嗎？一個家因為不同的信仰而鬧得不愉快，何必呢？

大姊聳聳肩苦笑：「我老爸就很堅持。」

不管是上帝還是關聖帝君，一個家裡最棒的是愛和包容，看著家人開開心心、平平安安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大姊，大姊用力拍了我的肩膀說：「臭小子，年紀小小，蠻有自己的想法嘛！」這時，牧師叫著：「來幫忙囉！」牧師揮著手上的一包白米。

「謝謝！謝謝牧師！」看著這些兒女不在身旁的爺爺奶奶，帶著白米走出靈糧堂的大門，互相揮著手道：「平安！下星期見！」我心中突然好感動，有這麼多祝福在這塊土地上，關心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，這塊土地真是福地啊！

八、愛，讓世界更美

時間過得好快，記得才剛回到四湖，暑假竟然就快到尾聲了，再過幾天老爸就要來接我回臺北。

布袋戲伯公雖然每天仍跟我鬥鬥嘴，取笑我這「鄉下聳」要回臺北，他終於可以輕鬆了，可是看得出來他捨不得我離開，有意無意間透露著：「什麼時候會再來陪陪伯公啊？」

而我一方面開心著要回臺北了，可以重新回到「文明」，玩我的電動、吃我的麥當勞；另一方面心裡也不捨，這裡有我的好朋友、疼我的伯公、有趣的布袋戲，還有一連串好玩的冒險。

這天傍晚，我坐著伯公的鐵牛車，邊舞著包公，邊哼著：「開封有個包青天，鐵面無私辨忠奸……，」遠遠的看到伯公家前停著一輛熟悉的車，咦！是我老爸耶！「不是還有三天，你爸爸怎麼提早來？」伯公低聲咕噥著，讓我想大喊一聲爸，都快出口了卻硬生生收回，哽得我連聲咳嗽。

「阿伯，我來借住幾天，好不好？」原來老爸正好有休假，乾脆回家鄉度假。這下子伯公開心了，連聲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

好久不曾和老爸「同床共眠」的我真是不習慣，老爸盯著天花板說：「都過多久了？天花板都黃掉了。」原來老爸和伯公的兒子是小時候的玩伴，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躺過這張木板床，屋內擺設變化不大，只是舊了。伯公的兒子到國外念書，後來就留在國外發展，久久回來一趟，伯公有個孫子和我一樣大，過去每年都會回來過暑假，陪陪伯公，練練母語，耍耍布袋戲，但是去年……伯公的孫子發生車禍死了。

直到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老爸突然要我回老家陪伯公，怪不得伯公在牽水輻填寫人名時，顯得那麼憂傷，原來伯公寫的是孫子的名字，而我的任務就是陪伴一個失去孫子的憂傷老人……。「兒子啊！你做得不錯，老爸很高興，好幾次跟伯公說電話時，他都對你讚不絕口咧！不愧是我兒子！」

老爸說著說著，沒多久聲音越來越小，人聲也取而代之為「ㄍㄨㄛ ㄛ ㄍㄨㄛ ㄛ」叫的鼾聲，在我即將進入睡夢前，心中感到暖暖的，在爸爸和阿公身上我學到了貼心和良善，也很高興我能順利完成「任務」。

老爸常說「受人滴水之恩，必當湧泉以報」，他老愛提小時候很窮，還好有人幫助他，他才有機會升學，才能擁有今天的一切。我總是當他在「念經」，但

是這天早上爸爸帶我去「探險」，親眼見到了「遺跡」。

眼前這是一所已經荒蕪的天主教堂，位於下鹿場的路邊，這條路我們四劍客來來回回不知道騎過幾次，卻不曾注意過這座「廢墟」，好幾輛廢棄的車子停在教堂前，破爛的教堂靜靜的站在後方。

只見老爸伸手打開鐵門，我緊緊跟在他後頭，穿過廢棄車，走進教堂裡。教堂裡滿地的鳥屎，臭味撲鼻，頹敗的天花板彷彿隨時會掉落，前方還有個小十字架，不知道為什麼被丟棄在這裡？

「老爸，這裡有什麼好看的？」我東張西望只感到髒亂。

「唉！這邊真的差更多了！」

這時緩緩聽到爸說起以前的故事。「在阿公小時候有神父住在這裡，每到假日神父就會發麵粉、麵包，阿公就得「身負重任」領取物資，那時候為了填飽肚子哪管神父說些什麼。隨著阿公長大結婚生子，雖然沒有跟著信天主，但是有時候會帶著老爸來探望神父，老神父會摸摸老爸的頭說：「很好！很棒！」調皮的老爸常常闖禍，挨阿公的棍子，什麼時候被「讚美」過「很好、很棒」，所以神父慈祥的模樣深深的刻畫在老爸的心中。」

老爸邊說邊帶著我離開，前往下一站，那裡是老爸生命的重要轉折點——文生中學。文生中學是一所天主教學校，在選擇校址時，神父一句：「就到需要的地方吧！」於是文生中學在四湖建校，目的是希望方便沿海地區學子升學，而且要让窮苦人家的孩子有書讀。

「在我念國中時，家裡能溫飽就不錯了，阿公一直希望我國中畢業就去工作，可是我不想，那時候我知道能讓我們家『脫貧』的方法就是念書，可是家裡真的無法供應我學費，那時候我的國中導師帶我到文生中學找神父，告訴神父我很認真，值得栽培……」

老爸和我站在文生中學的校門口，看著一棟紅磚建築，靜靜的說：「學校改變了不少啊！」沿著圍牆走到了教堂，老爸往裡頭走，邊走邊說：「都靠神父幫忙，為我爭取獎學金，我才能順利升學。文生中學不只幫我，也幫了不少窮人家的孩子。」

寂靜的教堂，看來儉樸而不起眼，卻受惠不計其數的學生，「我還記得神父勉勵我們：當個對社會有用的人，就是最大的回報。」停了一會兒，仍不見任何一個人影，老爸也不想刻意打擾神父，默默的帶著我離開，「如果，我能夠對

陌生人伸出援手，都是受神父影響的。」

「老爸！不如，我回來讀文生中學？」

「你這小子打什麼主意，我還不知道？你只想天高皇帝遠，不聽你媽嘮叨，對不對？」不愧是我老爸，一針見血，命中要害，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，不過除了遠離老媽的「關懷」外，我還真的愛上這個地方。

「這樣吧！你國中好好讀，高中讓你回來？記得：如果你摸魚打混，那就想都別想當我『文生中學的學弟』，我可是非常以『文生人』為榮。」

四湖，我原本以為只是一片「荒郊野外」，卻一點一滴的黏住我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？應該是「愛」讓這個地方發酵吧！伯公、我的哥兒們、土地的故事、牧師、神父，當然還有那神秘的狗王朋友帶我去冒險，這些都讓我感動，讓我願意在此停留，這個暑假真的好特別，讓我更愛我的故鄉了！